

## 国际政治

# 国际政治视角下的欧洲移民问题

张志洲

**[摘要]** 移民问题是当今欧洲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但对它的既有研究往往只是在国别的或欧盟的层面上展开,而缺乏国际政治的视角,因此是不全面不完整的。而另一方面,以往的国际政治研究中也几乎没有将移民问题作为主题。但事实上,国际移民问题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国际政治主题。本文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看待欧洲移民问题,既是要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明确的国际政治视角,促进对它的更全面理解,也是为国际政治研究“找回”移民或欧洲移民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主题。本文论述了欧洲历史上的向外移民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塑造性影响,二战后欧洲移民问题的演进以及现状,并从国际政治视角对战后以来的欧洲移民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关键词]** 欧洲;移民问题;国际政治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7)03-0007-13

移民问题是当今欧洲<sup>[1]</sup>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并已从一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上升为一个主流的政治问题。尤其是2005年英国伦敦发生的“七·七”恐怖袭击事件和法国巴黎地区发生的大规模骚乱事件,都是由身份“合法”的第二代、第三代阿拉伯裔移民制造或引发的,促使人们对欧洲移民问题的严重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之相应,对欧洲移民问题的学术研究也方兴未艾。不过,绝大多数相关的研究只是在国别或欧盟的层面上展开,虽涉及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人口学、政治学、地理学甚至心理学等众多学科,却鲜有明确将其作为一个国际政治主题来论述的。然而,一方面,如果缺乏国际政治的视角,对国际移民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欧洲移民问题的研究,将注定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另一方面,在传统的国际政治研究中,很少有把移民作为主题的,几乎所有学派的“国际政治理论”,都没有涉及移民主题。而事实上,二战后全球性国际政治面貌的形成,却是建立在几个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欧洲移民历史的基础之上的。国际移民事实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际政治主题。因此,如果不对国际移民问题尤其是欧洲的移民问题进行研究,国际政治研究也就失去了一个坚实基础。本文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看待欧洲移民问题,既是为促进对

该问题的更全面理解,也是为国际政治研究“找回”移民或欧洲移民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主题。

### 一、欧洲历史上的向外移民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塑造性影响

今天的欧洲移民问题之所以变得严重和突出,原因复杂多样,但首先是因为数千万的外来移民“太多了”,欧洲人不免有一种“船已经满了”的感觉。然而,今天觉得“移民太多了”的欧洲,历史上却是向外移民最多的地区。自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爱尔兰等国人就开始了向美洲新大陆移民,据英国著名的人口学家卡尔—桑德斯的研究,从那时起至18世纪末,从欧洲移居新大陆的各类移民的总和超过200万人。<sup>[2]</sup>在1650年至1780年间,约70万欧洲人迁移至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在1850年至1913年这段史学家称为“大移民潮”的时期,每年有约100万欧洲人迁往外地,是欧洲移民的高峰期。<sup>[3]</sup>“在19世纪,欧洲人也是人口向外扩张的主要种族。1821年至1924年,大约有5500万欧洲人移居海外,其中3400万到了美国。”<sup>[4]</sup>历史上欧洲的向外移民,主要是流向南北美洲、澳洲以及南部非洲等地。欧洲历史上的向外移民,对于后世国

国际政治的地理版图和一些重大主题具有塑造性的影响。这又可分为以下两种方式：

首先，欧洲向外移民的历史通过对民族国家地理版图形成的影响来塑造国际政治的地理版图。

我们知道，国际政治无论是作为一种世界性体系，还是作为“国家间政治”，都依托于民族主权国家体系的存在。而民族国家的形成，则取决于一定的国土面积或地理空间，一定的人口所构成的民族，以及政府的组织形式等要素。国际政治是以民族主权国家体系的形成为基础的。换言之，不同地域的民族国家地理版图的形成和确立，也就是国际政治所赖以展开的地理版图的形成和确立。欧洲近代历史上的大规模向外移民，恰恰是形成世界性的民族国家地理布局 and 后世国际政治地理版图的重要动因。

在二战后的国际政治中，美国可谓是首屈一指的主角，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和重要性已无须赘述。然而，美国无论在国际政治中有多重要，它首先是一个由欧洲移民组成的国家，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所谓美利坚民族其实是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共同体。美国在国际政治和对外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清教主义、种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等意识形态，也都与其来自欧洲的移民文化有关。<sup>[5]</sup>没有欧洲移民，就不会有美国。

同样位于北美大陆的加拿大，也是一个由欧洲移民建成的国家。加拿大在二战之前还是一个英联邦国家，二战后成为一个独立的中等强国，其国际政治中的西方特性是非常明显的。它是 G7 的创始国之一，是北约的重要成员，是美国的坚定盟友。若不是来自欧洲的移民，同样也没有加拿大。

拉美地区，这个曾经被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英国、法国、荷兰等国殖民和瓜分、后来又在国际政治中长期充当“美国后院”的地区，其社会具有特殊性，“即拉美社会是一个种族齐全、民族众多的移民社会，拉美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是多民族组成的移民国家”。<sup>[6]</sup>从 1801 年到 1950 年迁入拉美的欧洲移民总数达到 1200 万。<sup>[7]</sup>拉美的民族构成相当复杂，除了土著的印地安人和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还有来自非洲的黑人“被动移民”，以及来自其他众多国家的后至移民。这使得拉美国家与以单一主体民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必然有所差别。外来移民、尤其是欧洲白人移民对拉美民族国家的形成曾经起着基础性影响，使得该地区以民族国家的形式被纳入到全球性国际政治的地理版图之中。

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曾经是或仍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也是西方世界的成员，澳大利亚还曾是

英联邦的重要成员。它们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与它们的主体民族是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是分不开的。

在亚洲，对战后国际政治影响最为深远的地区之一就是中东，而中东问题的核心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领土争端。以色列，作为这一争端的主角，正是犹太人的移民国家，这些犹太移民，基本上来自欧洲以及美国，而美国的犹太人又来自欧洲。以色列作为犹太人移民国家的建立，可以说是欧洲向外移民的一个特殊事例。

在非洲，在欧洲移民的殖民开拓之下，几乎所有国家都曾沦为欧洲的殖民地，被卷入全球性的国际政治进程之中。最为典型的则是南非，其白人种族主义者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长达三个世纪，成为国际政治中的“奇观”。南非曾是英联邦的成员，建立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恰是来自英国等地的欧洲白人移民。

综上所述，欧洲历史上大规模的向外移民，在世界上创建了一些新的民族国家，不仅构建了这些国家的地理版图，而且构建了这些国家的民族特性。而地理版图和民族特性正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体系中扮演角色的基础。没有欧洲在历史上的向外移民潮，没有那些新的“西方国家”的建立，至少跨大西洋的西方世界不会存在，一切以此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比如冷战、拉美的霸权稳定或依附、与美国有关的地缘政治等等）都失去了前提，后世国际政治的地理版图将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其次，欧洲向外移民的历史通过与殖民方式的结合参与塑造了殖民与反殖民的国际政治主题，并延续至今天仍然存在的南北矛盾。

在国际政治的词典里，并非只有现实主义的“权力”和“利益”，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和“机制”，建构主义的“文化”与“认同”，甚或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等等这些已经被抽象化的概念，而殖民和反殖民，由于对应着一段段风云激荡的历史，是国际政治过去的以及今天仍然可以感触到的主题，也与欧洲向外移民的历史相关联。

欧洲近代开端时期走向海外的移民，为了谋求新生活，甚至被流放到新大陆，与殖民本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后来欧洲对海外的殖民扩张，却与欧洲的向外移民潮流结合进了同一个历史过程。欧洲国家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建立了全球性的殖民体系，“把整个世界瓜分完毕”，这固然主要取决于殖民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但移民却无可否认地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

的充当了殖民政策的先锋,有的被利用为殖民政策的工具。英国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其中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之所以成为英帝国以及后来英联邦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英国移民在这些地方主导建立了国家。比如加拿大,英国在与法国的殖民争夺竞争中取得胜利,英国大量的移民移入,决定了加拿大在殖民体系中的归属;<sup>[8]</sup>又如新西兰,虽然由荷兰人“最早发现”并被宣称为荷兰领土,但后来因为来自英国的移民越来越多,而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sup>[9]</sup>法国在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建立起了殖民统治,也向这里进行了大量移民,反过来,法国移民人数的优势是保持这里继续成为法国殖民地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有殖民必有反殖民,美国独立战争就是反对英国殖民的战争,只不过它的反殖民和独立进程比别的欧洲殖民地早上一两个世纪而已。

欧洲历史上大规模的向外移民,由于与殖民体系的建立相互纠结,因此也就富有了国际政治的意义。欧洲移民是这个体系得以建立的参与者,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如果说殖民和反殖民就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国际政治主题之一,那么欧洲移民就扮演了国际政治行为者的角色了。如果说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是今天仍然存在的南北矛盾的基础,那么可以说,与殖民历史相伴随的欧洲向外移民,早已为此埋下了一定的根源。

## 二、二战后欧洲移民问题的演进以及现状

二战结束后,战时到别国避难的人和以前迁居到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回迁,可算是战后向欧洲的第一次移民浪潮。但大体来说,这是一次“回归”潮。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直到 70 年代初,向欧洲移民则出现了持续增长的第二次浪潮,尤其是 60 年代非殖民化运动之后,从前殖民地移民到前宗主国的人数连创新高。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惨遭破坏,并失去了大量的劳动力,战后的欧洲百废待兴,吸收外来移民成为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基本途径。而与欧洲地理上毗邻的地区或有殖民历史联系国家和地区,就成为欧洲主要的移民来源地,尤其是地中海南岸的土耳其、中东与北非地区。德国招募的土耳其人最多,而法国的移民以马格里布国家为主。英国的移民政策则还受到从英帝国到英联邦体系转变的影响,但最多的劳动力移民来自前殖民地的西印度地区,以及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从总体上说,从战后至 1973 年前,欧洲经济正经历着“30 年繁荣期”,虽然外来移民大

量进入欧洲,但欧洲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很多,社会宽容度高,外来移民普遍受到欢迎。

外来移民在欧洲开始成为“问题”是在 1973 年之后。这一年发生了震撼世界的石油危机,受此冲击,欧洲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对衰退的“滞涨”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减少,许多招募计划停止,大量移民“客工”回乡,但是仍有大量的移民留在了欧洲。典型的如德国,共 1400 万的移民有 1100 万回迁了,还有 300 万的外籍工人滞留德国。<sup>[10]</sup>在经历 1973 年石油危机之后还留在欧洲的移民,他们到如今已经繁衍三、四代人了,而且因家属团聚而移居欧洲的移民也越来越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移民的生育率也非常高。与此同时,欧洲在 70 年代时已经建立起了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但却没有了以前高速发展的经济的支撑。可以想象,在一个经济发展状况大不如前、失业率相当高的欧洲,外来移民很容易被想象为就业的竞争者,福利蛋糕的瓜分者,加上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原因,“移民问题”在欧洲就不可避免了。

而进入冷战终结的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推进,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作为发达地区的欧洲,自然成为了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移民的目的地。此外,90 年代以来发生在中东和巴尔干地区的几场战争,也造成了大批流入欧盟的难民,即人道主义移民。这样,冷战后涌向欧洲的移民就形成了一个浪潮,使得本已存在的移民问题愈益严重了。自 1990 年以来,外国人口在欧盟国家内的比重以不可忽视的速度上升,有专家估计 2003 年时超过了 5%,绝对数已经超过了 2000 万人。<sup>[11]</sup>这一数字大概还不包括许多无法估算的非法移民,以及已经入籍和取得合法公民身份的“外国人”。<sup>[12]</sup>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资料则指出,全球共有 1.75 亿移民工人,其中 5600 万在欧洲,他们中的 2750 万在欧洲的经济活动十分活跃,移民工人占欧洲劳动力的 4%,在瑞士和卢森堡更高达 25%。<sup>[13]</sup>据国际移民组织(IOM)发布的《2005 世界移民年度报告》,<sup>[14]</sup>2000 年时,世界上有国际性移民 1.75 亿,而 1960 年时只有 7600 万,所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也从 2.5%上升到 2.9%。无疑,在这 40 年间,移民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入发达国家,而欧洲是最主要的移民接收地之一。虽然尚无最新的统计数据,根据联合国秘书处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下属的人口司的推断,到 2005 年初,国际移民的数量已经达到 1.85 亿至 1.92 亿之间。<sup>[15]</sup>在这种国际移民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流入欧洲的移民潮也更为强劲。2000 年时,进入欧洲(除了前

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国际移民达到 2900 万人,而在 1970 年时只有 1000 万人。<sup>[16]</sup>综合欧洲劳动力观察(the European Labor Force Survey)、各国的移民登记管理和人口普查、联合国人口司(the UN Population Division)以及一些已经发布或未经发布的相关数据,2001 - 2002 年间,欧盟 15 国的国际移民为 3300 万到 3600 万,再加上居住在欧洲经济区(除了其中的欧盟国家)和瑞士的 170 万移民,居住在中部欧洲欧盟新成员国的 150 万移民,总共估计移民人数为 3600 万到 3900 万,占总人口的 8%。<sup>[17]</sup>尽管由于对移民定义和统计方面的原因,关于欧洲移民的数据存在一些差异,但毫无疑问,欧洲的移民总数都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过多过快的移民流入,对于欧洲来说,无疑是一场“移民风暴”。诚如一位欧洲的学者所言:“外来移民来得太多太快,同化得却太慢。”这样,欧洲的“移民问题”就难免会进一步激化种种社会矛盾。况且,这移民大潮中还夹杂着大量的非法移民。2006 年时,欧盟的非法移民就达 300 万,估计每年进入的非法移民还有 50 万。<sup>[18]</sup>另有资料甚至认为,在整个欧盟境内,目前非法移民的人数已经达到了 700 万至 800 万人之多。<sup>[19]</sup>非法移民由于难以管理、打黑工或犯罪可能性大,对欧洲社会的冲击也是显然的。

### 三、战后欧洲移民问题的国际政治分析

人们往往用“失业”、“贫困”、“种族歧视”、“融合”、“文化冲突”、“移民权利”以及政府的“移民政策失误”这样一些“关键词”来描述当今的欧洲移民问题,并且将各国的移民问题归于国内政策问题,就像 2005 年巴黎发生“郊区骚乱”时媒体和专家们所分析的那样。但今天的欧洲移民问题,是战后以来欧洲移民进程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且也与欧洲向外移民和殖民的更久远历史有着延续性和承继性。事实上,战后以来的欧洲移民问题,既深受国际政治体系和一些重大事件的影响,也将反过来在许多方面影响到未来的国际政治走向。在其他学科的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欧洲移民问题的时候,国际政治视角却是一把有用的钥匙。

其一,关于谁是“问题移民”的认知。

战后涌入以欧共体或欧盟国家为中心的欧洲的移民,如果从来源上分,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来自欧盟国家之间的相互移民,这占了总数的非常大的比例;二是欧盟之外的欧洲国家移民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移民,如未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移民以及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地的移民;三是来自以前殖民地为主的发展中国家

的移民。第一类移民是欧洲的内部移民,“人员的自由流通”本身是欧洲一体化要达致的四大流通目标之一。申根协定更是为了欧盟内部的人员自由往来而订立。第二类移民,其来源国与欧洲具有文化、种族以及经济等方面的同质性,在国际政治中同属于西方阵营,因此,也不是问题所在。而欧洲所谓的移民问题,其实是针对第三类移民而言的,这类移民才是“问题移民”。其中,又以来自中东的穆斯林移民最有代表性。正如一位美国记者在描述法国移民问题时所写到的:“奇怪的是,欧洲人的敌意是有选择的。在法国,很少有人担心来自东方的入侵——波兰人毕竟是欧洲人和天主教徒。绝大部分人既不惧怕也不轻视非阿拉伯的非洲移民,敌意大部分是针对穆斯林的。‘移民’事实上是伊斯兰的同义词……。”<sup>[20]</sup>第三类移民,因为与欧洲民族在种族、肤色、文化价值、生活习俗、家庭伦理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容易辨认,失业率高,多数仍保留着来源国的文化宗教传统,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因此更容易被“边缘化”而受到歧视,也更容易被认为是“问题移民”。所谓“种族歧视”,主要是针对这类移民而言。其背后反映出的,则是移民来源国与移居国在国际政治中地位与权力的差异,以及民族文化的“非同质性”。

其二,殖民历史的联系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平衡。

一些曾拥有殖民地的欧洲国家,其最主要的非欧洲外来移民群体往往就来自其前殖民地,如英国移民中以来自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肯尼亚以及中东地区的最多;法国的外来移民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土耳其的最多;意大利的移民中摩洛哥人最多;荷兰的移民主要来自印尼、苏里南、土耳其、摩洛哥等地;西班牙的移民来自马格里布诸国和拉丁美洲的最多;葡萄牙的移民来自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最多;德国的移民以来自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最多。<sup>[21]</sup>这其中除德国的情况主要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外,都清楚地表明了欧洲对外移民和殖民历史所遗留的国家间“历史联系”(historical-ties)。反过来说,战后欧洲的移民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欧洲国家自己造成的。

从移民的动因上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普遍规律,移民的基本流向是从穷国流向富国,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大量的移民从发展中国家移居欧洲,根本在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平衡。为什么冷战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时期,发展中国家移居欧洲发达国家的移民形成不可遏制的新浪潮,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全球化造成了“穷者越穷,富

者越富”的“马太效应”，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事实上也加剧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失衡。因此，只有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欧洲的移民问题。

其三，二战、冷战体制及一系列重大国际政治事件对欧洲移民问题的影响。

二战无疑是迄今为止国际政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如果不是二战造成欧洲青壮年的大量死亡，又何至于战后的欧洲重建需要引进那么大量的劳动力移民呢？战后至70年代初涌向欧洲的移民，正是欧洲国家通过招募等方式“请去的”。即使今天，进入了后工业化和人口老龄化的欧洲，客观上也需要大批移民。劳动力移民从前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流入欧洲，为欧洲战后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福利社会的建成以及国家力量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欧洲正是依赖于战后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福利社会的建成以及国家和共同体力量的增长，才在国际政治格局中重新成为一极的。这其中，移民的贡献还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强调。

战后的冷战体制对于欧洲移民问题的直接影响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冷战期间，为了舆论和道义宣传，所有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毫无例外地在西欧国家受到欢迎，这些移民在政治上被看作是不堪社会主义独裁统治而选择西方自由世界的逃亡者。<sup>[22]</sup>这就造就了数百万计的“冷战移民”。当然，战后欧洲庞大的劳动力需求是不可能由“冷战移民”来满足的。其二，冷战造成的东西欧分裂和柏林墙的建立，由于大大阻止了东欧劳动力向西欧的正常流动，也是西欧国家向前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大量招募劳工移民的一个国际政治成因。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冷战体制崩塌而造成的国际政治局势的动荡和局部战争，则使得来欧洲申请避难的“难民移民”急剧增加。在1990—2000年间，西欧国家收到仅来自前苏东集团国家移民的庇护申请就有200万份。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尤其是1991年的克罗地亚战争、1992年开始的波黑战争，使得1990—1994年间每年约有50万难民涌入西欧。虽然很多战争移民没有被准许给予难民资格，但也往往以种种人道主义的理由留了下来。<sup>[23]</sup>此外，加上在阿富汗、西亚、下撒哈拉等地发生的战争冲突，使得比利时、法国、荷兰、瑞典和英国在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收到的难民申请都大大增加。<sup>[24]</sup>而没有提交申请的难民移民自然不在少数。

就单个国际政治事件对欧洲移民问题的影响来

说，不能不提1973年的石油危机，因为1973年石油危机的发生，是战后欧洲移民问题的一个分水岭。相比于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本身，由之引发的石油输出国组织针对西方国家的石油提价和禁运行动是更为重要的国际政治事件。在1973年之前，来自南地中海的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大量移民进入欧洲，虽然也曾引起一些欧洲人的忧虑，但快速发展的经济和对就业人员的需求，很快把移民带来的许多问题“消化”了。而1973年石油危机后，欧洲经济由盛转衰，移民问题也随之凸显。本来，以阿拉伯产油国为主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利用“石油武器”反殖反霸并取得胜利，令人振奋，但谁曾望它连带的负面效应之一竟是中东地区的穆斯林移民在欧洲成了“问题”！<sup>[25]</sup>

其四，民族主权国家体制之下的欧洲移民问题。

所谓国际移民或跨国移民，是相对于民族主权国家体制而言的。国际移民由于涉及移出国和移入国双边的人口、边境、司法、国籍等属于国家主权范围的事项，就在民族主权国家体制之下具有了国际政治的意义。然而，民族国家和国际政治发展到今天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已经越来越难以保持其民族的单一性或民族构成的原有结构了，大量外来移民带来了最直接的冲击，因为大多移民是希望入籍的。欧洲既是民族国家的发祥地，而现代主权原则的基础理念是“主权在民”，那么，足以改变欧洲许多国家民族结构的移民必然也会影响到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主权属性。此外，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创造“无国界欧洲”，各成员国的边境管辖权和人口迁徙权要向欧盟让渡，这就构成对原有民族主权国家体制的挑战或改造，而欧洲的移民问题对这一进程又有着推动作用。

国家安全也是民族主权体制下国际政治的一个核心议题，而现在欧洲移民问题已越来越多地被作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谈论。这着重在于两个方面：一是“9·11”之后，尤其是伦敦“七·七”恐怖爆炸案之后，“国家安全至上”成为许多欧洲人排斥移民、特别是把带有某种宗教背景的移民看作“问题”的观念基础。二是像法国的巴黎骚乱事件所显示的移民融合和种族平等方面出现了很大的麻烦，成为欧洲社会的一个“软性安全”问题。但不管是恐怖爆炸还是移民骚乱，都表明了欧洲国家普遍存在的种族不满情绪。只是这种不满的一个更加体制性的原因，在于民族主权国家体制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权力和地位不平等。

最后，关于移民人口增长、身份认同与“多数的恐惧”。

欧洲在战后重建和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是劳动力不足,今天则是老龄化社会的逼近,因此都需要大量的外来移民作为劳动力补充。据估计,如果欧洲拒绝外来移民,从现在到2025年,欧盟25国中20-40岁的劳动力人口将减少17%,65岁以上的人口将增加34%,劳动力短缺2100万。到2050年,欧洲人口将减少5000万,劳动力短缺在5000万人以上。<sup>[26]</sup>但是在大量外来移民迁入的同时,是欧洲国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甚至负增长,而移民家庭的生育率又比欧洲本土民族的要高许多。1995到2000年,欧洲的移民增长了500万,但由于其本身的人口下降了440万,所以实际增长只有60万。如果不是因为获得了移民,德国的人口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下降了。在90年代后期,移民的净增长成为了一些欧洲国家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在奥地利、丹麦、希腊、意大利、卢森堡、西班牙和瑞士,移民的增长至少是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三倍。<sup>[27]</sup>2003年欧盟25国的净移民为170万,占欧盟人口增长率的90%。<sup>[28]</sup>其结果,必然是外来移民或非本民族在欧洲国家人口比例的不断提高。

那么,这会引致什么样的国际政治后果呢?一是文明冲突的可能性。过多的移民将使得欧洲人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即“我们是谁?”<sup>[29]</sup>的困惑将无法避免地产生。习惯于欧洲中心主义和民族文化优越感的欧洲,当本民族人口日益相对减少时会对自己的文化特性受到威胁和民族国家认同产生焦虑,同时对外来移民产生“多数的恐惧”,这一点已经被一些西方的知识分子所强调甚至夸大。尤其是在欧洲人把穆斯林当作“问题移民”的主要族群,但预计2020年时穆斯林将占到欧洲总人口的10%<sup>[30]</sup>的情况下,欧洲人的这种恐惧,或许正如斯坦利·霍夫曼所说的,“是基于真正的文化冲突和对丧失民族特性的担忧”。<sup>[31]</sup>著名的阿拉伯问题专家伯纳德·刘易斯还曾预言,到21世纪末,穆斯林将成为欧洲的主要群体。<sup>[32]</sup>这或许不是真的,但对本民族文化特性受到威胁的焦虑不正是往往引发国际政治中文明冲突的重要原因吗?

二是可能带来地缘政治的后果。有关这一后果的最惊人的预言是:欧洲大陆百年之内将会成为马格里布阿拉伯地区的延伸。换言之,今天在欧洲还是作为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存在的新移民,在本世纪结束前将会成为这一地区的颠覆性力量。而伴随这一过程的,将是持续的社会动荡。<sup>[33]</sup>不管这是真实的趋势,还是被夸大的说辞,有一点不能忽视,即欧洲移民问题可能改变欧洲与其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现状,产生新的

地缘政治后果。

#### 四、结语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的鼻祖汉斯·摩根索曾论述过人口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sup>[34]</sup>说明他较早地认识到人的因素之于国家之权力损益及国际地位变化的影响所在。而移民,也就是流动的人口,其跨国的流动必将通过影响移出国和移入国的国家权力甚至国家属性进而影响国际政治。历史地分析欧洲的移民问题,使我们看到了国际移民与国际政治之间关系的线索,从而也弥补了以往的移民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中这一关系被忽视所留下的欠缺。当然,移民对于国际政治在事实上的影响,超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视角,而达到了一个更广泛的范围。

塞缪尔·亨廷顿曾有言,“如果人口分布是天定的,那么人口流动便是历史的发动机。”<sup>[35]</sup>从国际政治的角度也可以说,跨国的人口流动(即国际移民)是国际政治的发动机。大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以及对欧洲移民历史的考察,他论述道,“人口输出可能是16-20世纪西方崛起的惟一最重要的衡量标准。”<sup>[36]</sup>而16世纪以来西方的崛起,则是全球性国际政治形成和展开的基本动力,可见,移民在国际政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当今的欧洲移民问题,既是在国际政治体制下形成的,也包含着更多的国际政治主题,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构建的关系。这也启示我们,要全面理解并解决欧洲移民问题,不能只在国别和欧盟的层面上寻找答案而忽视国际政治这一有效的视角。

#### [注释]

- [1]除了文中特别说明的以外,本文中的“欧洲”主要是指EU(欧盟)、EEA(欧洲经济区)和瑞士这些区域,通常不包括CIS(独联体国家),这也是国际移民组织在地区分类时所指的“欧洲”。
- [2] A. M. Carr-Saunders, *World Population: Past Growth and Present Tren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6, p. 47.
- [3] 郑砾:《国际移民报告:“全球人口”流动性越来越高》, <http://news.tom.com/Archive/1003/2003/8/13-85139.html>.
- [4]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
- [5] 参见周琪主编:《美国外交与意识形态》[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6] 吴德明:《试论拉美的民族关系问题》, <http://ilas.cass.cn/zxcg/shehui/20050914/202402.htm>.

- [7] “拉美民族”, <http://www.cncn.com/channel/nation/wouldmz/everweek/ladimz.htm>。
- [8] 《加拿大——历史回顾》, <http://www.for68.com/new/2006/8/fi9913543018860021190-0.htm>。
- [9] 新西兰旅游局网站:“殖民化”, <http://www.newzealand.com/travel/zhs/about-nz/history/history-colonisation.cfm>。
- [10] 宋全成:《欧洲的移民问题与欧洲一体化——以德国为例》[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142页。
- [11] 安东尼奥·考尔台塞:《关于欧洲和意大利外国移民的数量分析》,罗红波编:《移民与全球化》(中文版)[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 [12] 由于对国际移民的定义不同,通常有“国外出生人口”(foreign born)和“外国人”(foreigner)这两种标准,前者相对于“本地出生人口”(locally born population)而言,是指在外国出生而后移居到接收国的,其原国籍根据出生地原则(by birth)而获得,在移入国他们可能入籍了也可能没有入籍;后者的公民身份更多地是依据血缘(by blood)而定,如一些虽然在欧洲某国出生并具有合法公民身份的人,因其父辈或祖辈是由国外移民而来的,那么也属于外来移民,即“外国人”。当然,这两种说法都只是理想类型,而在现实中界限相当模糊。所以,人们所说的移民,有时是明确地指一种类型,有时又混指两种,这就造成了统计数据上的较大差别。参见 Elazabeth Grieco, “Defining ‘Foreign Born’ and ‘Foreigner’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tatistic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Migration Information Source, July 1, 2002. <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Feature/display.cfm?ID=34>。
- [13] 联合国网站新闻中心, <http://www.un.org/chinese/News/fullstorynews.asp?newsID=2418>, 2004年10月1日。
- [14] 由于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并没有发布2006年度报告,所以《2005世界移民年度报告》是最新的年度报告。
- [15] IOM, World migration 2005, p. 379.
- [16] Ibid., p. 381.
- [17] Ibid., p. 144.
- [18] 章念生等:《欧洲每年新涌入50万非法移民》[N],《环球时报》2006年6月15日。
- [19] 《全球非法移民:动因、影响及发展》,见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网:[http://www.chinaiss.org/future/report/2006pol\\_sec/09.htm](http://www.chinaiss.org/future/report/2006pol_sec/09.htm)。
- [20] 转引自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20页。
- [21] 这里的资料综合来自:“欧洲各国的国籍构成”表格,田德文:《欧洲的移民问题与南北关系》[J],《欧洲》1999年第1期,第56页;“欧盟主要国家接纳移民情况表(2002年数据)”,李明欢、卡琳娜·盖哈西莫夫:《“共和模式”的困境——法国移民政策研究》[J],《欧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21页;MPI, “World Migration Map—Europe”, <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wmm/>。
- [22] 宋全成:《简析欧洲移民历史进程及移民类型》[J],《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57页。
- [23] IOM, World Migration 2005, p. 385.
- [24] Ibid.
- [25] 张志洲:《移民是怎样成为“问题”的》[N],《东方早报》2005年12月2日。
- [26] 张征东、严明:《巴黎骚乱与欧洲困惑》[N],《瞭望新闻周刊》2005年11月20日。
- [27] IOM, World Migration 2005, p. 383.
- [28] Ibid., p. 141.
- [29] Samuel Huntington, Who are w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 [30] David Masci: “An Unrertain Road: Muslims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The Pew Forum of Religions & Public Life, December 2004, p. 14.
- [31] Stanley Hoffman, “The Emerging World System: The Case for Leadership”, Foreign Policy, Winter 1990-1991, p. 30.
- [32] 尹斌:《欧洲穆斯林生存现状》[J],《中国穆斯林》2006年第1期。
- [33] 谢奕秋:《欧洲的地缘政治悲剧》[J],《南风窗》2005年11月下(半月刊),第14页。
- [34] [美]汉斯·摩根索著、肯尼思·汤普森修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英文影印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146页。
- [35]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18页。
- [36] 同上。

作者简介:张志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4级在职博士生。(北京,100871)

收稿日期:2007-03-08

修改日期:2007-03-14

# CONTENTS

##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1 An Analysis of the Root Cause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by Hou Hongyu

Currently, the international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is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The root causes are: U.S. hegemonic foreign policy and militarism have undermined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there are loopholes and unfairness in the international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and the nuclear weapon states have not honored their commitments to nuclear disarmament.

- 7 The European Immigration Issue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y Zhang Zhizhou

The European immigration issue i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issues that Europe faces today. On the one hand, researches on this issue are usually conducted at state or EU level but not at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level so they are not all-around. On the other hand, almost all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past did not make the immigration issue their focus. In fact, the immigration issue is a one hundred percent topic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is article reviews European migration issue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t only to provide the study a clea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erspective to promot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but also to "bring back"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ocus that can not be neglected. This article probes into European emigration history and its impact on shap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of European immigration issue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its current state, and makes an in depth analysis of European immigration issue after World War II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14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imes: With UN Environmental Agenda as a Clue

by Lin Xuechun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uman Environment in 1972 at Stockholm is a mileston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imes. With the UN environmental agenda of 30 years as a clue, the thesis holds tha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imes have undergone continual and evident changes, mainly in density of governance, depth of principle, framework arrangement and mode choice. This transformation is probably evolutionary in text and discourse, but not so in the operating proces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20 America's Role in East Asia Integr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ism by Ma Rongsheng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keeps developing vigorously in recent years. America is the key outside power of East Asia, whose attitude toward East Asia integration is of great important and, to a large degree, will influence the progress as well as the future of integration. The paper tries to analyse America's po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ism. The paper thinks that America takes a position of limited support and selective participation. It therefore plays a dual role and duplex function. The paper holds that America should, on the basis of deeply adjusting its East Asia's policy, through equal participation and active interaction, play a constructive and not disruptive role in East Asia integration.